

# 緣法

紀果庵

帝京景物略云：「四月八日捨豆兒，曰結緣，十八日亦捨；先是，拈豆念佛，一豆號佛一聲，有念豆至石者，至日，熟豆，人徧捨之，其人亦一念佛啖一豆也。凡婦不見容於夫姑婉若者，婢妾擯於主及姥者，則自咎曰：身前世不捨豆兒，不結得人緣也。」餘墨偶談，燕京歲時記等書有相似記載，而趣味不如這個好，姑從略。中國人的迷信有時也很有趣味，例如此事即其一端。我住在北京的時候，物價已高，此風蓋久不行矣。不得夫姑主姥之歡，而自怨自艾的說沒有結得人緣，真是東方精神之極致，我近來總感覺國人日常行事，受道家影響地方很不少，不與人爭，不與物爭，尤其顯著者也。細想起來，人緣二字，也確是極微妙的事，普通所說一見如故與面目可憎兩句話殊可代表。讀紅樓者，詫於寶黛之夙緣，寶玉一見黛玉，便說這位妹妹好像在那裏見過的，也許以為這種話過於誇張，但日常現象中未嘗無有，楚詞所云滿堂兮美人，獨與余兮自成，當初讀時，深以屈子為孟浪，然在緣字上着想，固無一男女關係，不是起於如此云云也。

然我所要說的，尙不盡指男女姻緣，可也不是豐子愷先生緣緣堂隨筆上所說的，一隻不倒翁失落在水中，究竟其下落如何，一片桃花飄落在書案上，他的故枝在那裏，甚至一粒米的經歷，一張鈔票的生活日記，我覺得像那樣心爲物役，簡直是自討煩惱，佛家論緣法，本有隨緣而化的意思

，絕不是要這樣瑣屑追求。念了一石豆子的佛號，這一石豆子如果施捨出去，都將入於何人之口，真是記也沒法子記的，捨豆的人，更無此存心，所以這樣唯物物的結緣法，想想也是笑話，然而要叫我出一個主意，也委實想不出來，月下老人本是一個理想的存在，可是對於天南地北的男女，仍須以紅絲爲繫，可見物質還是結緣要素也。如今我以為緣法之最足榮心者，則屬於人生的聚散離合，而此中的媒孽成分，總結起來，除去物質還有什麼呢？講了半天有緣有緣，也免不了「物」的牽纏與支配，人生苦樂，都是自己親手製造，又誠不可思議者矣。

去年冬天，冷得應當生爐火了，晚飯吃過，我們一家藉飯後餘溫圍桌閒談，忽然我的太太在某小報分類廣告中發現了一條廣告：

「女教員待聘：北京籍，擅國語，願者請於每日下午到S M旅館找L W治」太太把報紙一放，高聲說，「哎呀，這個人是我的舊老師呀，我在中學時，她教我們手工，蠻好的一個人，只是向來沒聽說他有什麼親屬，老是一個人孤另另的住在學校，性情也孤僻得很。她怎麼會到這裏呢？她原籍雖然是廣東，可是生長在北京，萬也不會來到三千里以外的南京呀，恐怕是同名吧。」我說：「這種年月，一切那能說定呢，好在旅館離我們家不遠，你何不去看看。」我們慨嘆了一回，這事也就罷了，可是太太不由得又想起一位老朋友楊小姐來。這差不多每逢在有餘閒或人事上特別變

化的時候，她總會提起來，因為在幼年時和她同過五六年學，最要好的小友。楊的祖父則在我們縣裏作警官，和妻的外祖父最相知，天天在一起吃老酒。妻自幼失母，寄養在外祖父家，所以兩個小女孩格外親近起來，妻升中學時，楊的外祖父調走了，到離我們家鄉約一百里的縣分去作事，朋友的信照舊往來。中間楊的祖父退休，回到原籍大名府，楊的父親則到天津電報局作事，楊也隨着在津讀書，妻一直到畢業後往天津旅行，才見了一別十年的密友，那時她給我來信，真是樂不可支。我們結婚前一年暑假，妻特別把楊從天津約了來，在北京過日子，我們都掙着一點微少的錢，又不曾節省地花，自然是非常困窮，楊的家境也并不好，她們說着幼年的故事，以及同年姊妹兄弟的現狀，好像永遠說不完似的，我則在默默地籌畫着今天如何弄一點錢到中山公園長美軒去吃火腿包，這種日子怎麼能夠維持長久呢？而且楊似乎也為婚姻問題焦灼着，好像她的家長要把她許配給一個她不大喜歡的表兄弟吧，她又沒有進正式學校，只在某私人醫院中作一名學習看護，她很希望到北京念書，要求我們設一設法，在生活重壓之下，我們對於這些事恐怕是相當冷淡的，於是她只好意興闌珊的走了。接着我們就在左右支絀中辦理婚儀，生活好像愈加緊迫了，我們都得冒着大風大雪在早晨六點鐘去火車站等車，學校薪水一下子欠到三個月，還想得到什麼朋友呢？雖然他在我們結婚時也送了個小小的銀盾，我們連覆謝也沒有，忽忽一年過去，等妻想起而連次寫了快信掛號信到天津去時，楊宅早已遷移，信都遭逢了退還的處分，於是後悔也來不及了。從這時起，我們幾乎一遇到天津人就打聽楊宅的下落，也不管別人有知道的可能沒有。可是一直到去年冬天，終於音書杳然，不想分別十幾年的LW女士却

有再會之緣。

一個人的朋友當然不止少數，但是有的朋友是可以分離的，有的朋友好像山東人對於大葱，湖南人對於辣椒，不可一日無此君，失掉了他，大有鮒魚涸轍之感。楊女士對於我是沒什麼關係的，我的感觸，無非是普通的惘然，至於LW就更不成問題。可是我的好友若PH弟，這個詩人，散文家，以及廣結人緣的交際者，他有詩人的敏慧，散文的趣味，而又有教會傳道者的熱忱服務精神，他不但是我的好友，同時也是我的朋友中許多人的好友，如南星君即是其一，最近在風雨談上還有「寄花溪」的詩篇在給遠處的PH以問候。我也自廿七年起，先後在朔風上寫了「懷PH」，在中國文藝上寫了「夕照」，在中國學生上寫了「懷舊」，來表現我的悵悵，可是他自二十六年到花溪以後，母親死了，父親老了，妹妹嫁了，弟弟娶了，他自己也打破以前種種幻想而結婚生子了，只是一樣，相去日以遠，音書日以稀，又何時能够再見呢？即使見了，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少年的日子如何可以追回呢，去年他妹妹轉寄給我的像片，分明把我的美夢打破了，因為當廿六年我們天天聚首的時節，他還是個Parsonage的大學生，如今則左看也是皺紋，右看也是皺紋，中年的老態，是再也掩不住了。杜牧之的綠葉成蔭子滿枝一詩，雖是寄懷對少女的惆悵，實在未嘗不可為朋友咏之，而人面桃花的故事，若是加在朋友身上，其為鬱鬱，也正不下於男女之間也。——當LW之重新發現時，我所引起的惆悵正如此。

現在再回過頭來說LW女士的事。自那天見報後，又過了五六天光景，妻才想起來去看她，是一個很小很污濁的旅館，見面以後，L女士極驚訝，因為妻已經發胖了，自己介紹了半天才弄明白，原來這位五十歲的老

人，自從事變前就在上海流浪着，後來到一位也是她曾教過的學生家裏去做家庭教師，一下子就過了四五年，近來因為物價貴了，不好意思再麻煩人家，就自己跑到南京碰機會，又沒有認識的人，只好在報紙上登廣告。本來這個當兒，常有外籍人士聘請國語教師的，又是北京人，或者不至於完全失望，那知幾個來接洽的人，都很注意年齡，一看是五十多歲的人，一聲也不響的走了，現在只有一個人來學，錢也有限得很，極希望在學校裏教幾點鐘書，弄點固定的收入。這歷史固是很平凡，但是我們想一個流落無歸的五十老人，天天在小客店裏生了小炭爐子煮些稀飯充飢，連燒餅都買不起，其可憐與黯淡，也就很可以下淚了。恰好這時我在開始創辦一所學校，於是就在寒假後請她來擔任了四小時的手工，每月可以有一百多元的收入；恰好某私立女學校也要聘請她，功課不少，可是薪水也不過二百元，我們對於她的下文有了安置，心裏好像輕鬆許多。

四五百元的收入，怎麼能維持一個人水平線的生活呢？而她又開始患着厭症，肚子大得如五斗瓠，我常常看見她花不起錢雇洋車，自家走來上課，疲乏了就扶着牆休息一程，和妻談起來又是一塊石頭壓在胸口。曾給她介紹了醫生診斷幾次，有的說是氣鼓，有的說是蟲子，吃藥也不見效。一天大雨，我又看見她脫下襪子在泥濘裏跋涉，這個景象可使我大吃一驚，果然，這一星期就沒有來上課，又過了兩天，接到一封告假信，說是患痢甚重，請假數日云云。她自接某私校聘書後，就移至學校寄宿，暑假後兩校的功課都稍增加，但物價上昇的速度，永遠是比薪俸高幾十倍，故這老年的流浪者，日子反而比從先更窘。我們看到她的信，實在捏一把汗，覺得這位先生恐怕靠不住了，妻去看他，回來對我講，學校連工友都沒有

，她住室內的垃圾已經一個多月沒人倒了，每天自己掃在窠箕裏，偏巧這老人又有潔癖，好像環境故意和她開玩笑，偏遇到這樣的人生。至於痢疾，一天要泄四五十次，馬桶更是沒人管的，三天前好不容易托人熬點稀飯，這兩天只好將冷飯泡點開水吃，而沖一回開水要給看門的老工友兩毛錢。床前擺着五隻已經乾了的燒餅，幾天前買來想吃而終於沒吃得下的。那種悽楚的況味，不用說我們親自經歷，只消聽聽就可以下淚了。她向妻說，在京再沒有熟人，如果死去，一把火燒掉算了，衣衾棺槨都不必。她有個過繼的弟弟早已不通音問，聽說現在在南洋經商，事實上也沒方法通知。妻給她一百塊錢，又囑託了學校的舍監，含着淚出來了。我們已經決定給她準備後事，心想這責任是逃不開了；又過二三日，再去看她，居然好了許多，不到一週，她竟來上課了，我們在自笑着杞人之憂，而心裏下意識的感到，我們中間的緣分，大約尚未盡罷？

就在這個時候，一天看海報，忽在天下月刊的廣告中，發現「日本婦女生活」題下的「路培華」三字，我躍然一動，這不是我十年以來消息沉隔的學生嗎？她到日本去，我是知道的，民國二十五年還有信給我，二十六年起，早已不知去向了，既是說日本的事，名字又完全不差，我想是不會錯的了，因之不免把十幾年前的舊夢又兜上心來。那時我還是大學的二年生，可是在外面兼了不少功課，似當時風氣一致如此，何況我又是個自食其力的人。Y女校在故都是很出風頭的，有漂亮的球隊，百戰百勝，有演京戲的天才生，常常彩排，雖是私立，可是學生很不少。校舍也考究，是曹大總統時某寵臣的邸第，一個院子有兩株極老極高的海棠，每逢花時，爛漫奪目。我是同學J君的夫人R女士介紹去的，R正在那裏作訓育主

任，頗有振刷之意，我本已在東城一所學校有課了，這學校却在西城，於是每天東西奔走，大學的課簡直不大上。整個冬天過去了，我只拿到一個月薪水，因為是新來的教員，也沒敢質問，第二年春天開學，薪水還是忽有忽無的，半年之內，平均拿不到三個月。這時一部分職員已經在蠢動了，R君更激昂慷慨的替同人說話，我們從旁面打聽，學生的學費並不少，校長和事務主任揩油太多，便苦到教員身上。校長娶一位女同學作太太，事務主任是賣化粧品洋行的Traveler出身，除錢以外，別的都懂，可是也在向某同學進攻着。這些事很惹動一部分同事的反感，但是爲了飯盤，到底不會有人放過一個屁。暑假後，R君憤而辭職了，校長也知道長久這樣下去不行，就聲明一定不再欠薪，并極力籌還舊欠，但上課以後薪水又改爲三十五天一發了。這樣一學期中我們就要吃上一個月的虧，況私立學校，假期照例是不給錢的，算起來一年不過發六七個月的薪水罷了。事已如此，我們只好安心上課，路君就在此時入學的，她本在上海中西女中，因爲家眷北移，在上海看了Y女校的ANANDA很漂亮，便決定投考，我記得她坐在前排，很沉靜，但當我講高爾基的「大仇人」和魯迅的「聰明人和傻子」時，她却很受感動，在作文時，頗受了影響似的發揮着。和她要好的一位同學，名叫楊鳳文，文章寫得尤其好，她們幾乎整天在一起。這年冬天，平津一帶忽有便衣隊的事，居民風聲鶴唳，有幾天晚上剛到六點鐘就斷絕行人，但青年人心裏，尙都安定，好像距寒假一個月光景，我正從東城的學校到Y校，甫進門便看見學生紛紛散出，有人告訴我：「先生，放假了，不必上課了。」也有的問我：「爲什麼放假呀？」我說：「沒有聽說呀，一點也不曉得。」大部分學生就和我吵：「先生，還

上課吧，我們不管放假不放假。」我只好跑到裏邊去，看看風色再說。在教員休息室我接到學校的通知，說「刻下時局不靖，本校提前放假」云云，許多同人，正在那兒不得要領，後來有位稍知此事內幕的人說：這又是玩花頭，早放假好不給錢，讓我們大家喝西北風過日子。我年青氣盛，不覺大怒，大聲叫着，「我們應當要欠薪呀，放假不能算了事的。」於是有些個人附和着我到事務處去，吵了一陣，半個人也看不見，我的氣更加大了，就發起到C校長公館去請願。我明知這是不會有結果的，可是青年人的氣比火還盛，好像巴黎人攻打巴士底監獄一樣，我居然帶了幾十人，浩浩蕩蕩，到校長公館去了。校長是早就會得到消息的，我們到後，早已蹤影均無，大家橫三豎四坐下來，我在向他們演講，應當團結一致，對付這種學界蠹賊，自然是一個也不響，老成一點的人，無非看風使船，能分着錢最好，分不到也沒什麼關係，反正起意的是我不是他們。與校長有特殊關係的，則在乘機刺探，好去邀功，事情雖小，可是若真的當作什麼大事，我想也不過如是吧。從早晨吵到中午，有的人已經偷偷溜走，回去吃飯了，我也跑回公寓去吃飯，臨走時向他們說，希望大家午後照帶來，我們不見到校長問個明白是不回去的。等我吃過飯回來，聰明的校長早已在家中相候了，幾個他的同鄉，正親切的打着鄉談，我一看，這事情糟了，分明已竟有人投降。他一見我便派了我許多不是，說不該領了人到他家中亂吵，我很簡單的說：目的只是窮得沒辦法，請求發給欠薪，並無其他用意。他很慷慨的答應我說，這一點小事容易辦，務必先回去，一定有辦法的。我實在疲乏得很了，無精打采的走出來，心裏想，這是我第一次被人利用而且看了笑話，委實不大痛快，可是像這樣渺小的人，又有什麼辦法，

回到冷真的家中，只有自嘆而已。可是這一天晚上，C校長就派人送了二十塊錢，糊里糊塗，也未會說明是那一月份的薪水，我也就姑不管他。年關已屆，同人們窮得和我一樣的確實不少，他們看了我這敢說話，集合了幾位到我家裏開會，商討如何去索欠薪，最後決定了日期，大家冷不妨一齊去要，到那一天，我應約前往，果然最率直的G先生已竟和C校長吵起來了。我也加入舌戰，一會，老同學H君捐一雙冰鞋，向辦公室探望一下，含笑說：「我去溜冰，我去溜冰，」其實當商討時，他是最激烈的，我心中一陣惡心，覺得這種學校，何必再幹下去，鳥獸不可與同羣，還是算了吧。索了半日債，也沒有結果，倒是回到家中，還得想法應付平常拖下來的債，和怎麼樣籌備這個非過不可的舊歷年。（後來聽這些都向校長告密，說又是我召集的索薪團呢。）

過年後，Y校的事當然一刀兩斷，就是我想幹，C校長也是不會賞臉的了。但我已經打好主意，雖是課不上，欠薪總是要的，不能便宜了這種學匪。於是我每當課閒，就順步踱到Y校，門房本已受過命令，不許招待我進去，無如校長連工友也是不給錢的，所以他們反而同情我，假作沒看見，放我揚長走入。校長見了我，氣怒驚詫，兼而有之，却又無以難我。他忽而向我發老爺皮氣，用校長架子嚇我，忽而用可憐的態度求我，說經費如何困難。總之，面皮放在一邊，不給錢就是。偏遇見我是深信魯迅先生所說「韌性」這句話的，沒有結果，絕不干休，所以到最後他畢竟得屈服，不能不從荷包中擠出點油水滋養我這疔牛一下。有一次我又去要錢，路君的一班同學見了，立刻包圍住不讓我走，質問爲什麼不教她們了，並說，校長轉告，我嫌她們不用功頑皮云云，是否有這樣話，我殊覺難於置

答，只有敷衍了幾句，從人叢中走出去，恰巧路君也要回到青年會寄宿舍，一路走出來，她定要問我走的原因，我一五一十說給了她，她似很氣憤的樣子，當時問明我的住址，說是要到我家裏來談談。

不久我就接到她的信，而人也來了，還有楊君，我太太正在懷孕，身體很不好，這兩個無邪的青年人，有時也在家裏吃飯，甚至到廚房去動手做；有時不吃飯，反將許多糖果點心，偷偷放在我們床下，一直到晚上才發現了，就禁不住笑起來。今日想起那些日子，好像不會有過似的，也彷彿想起自己青春那麼渺遠，中年憂患，把我整個變化了。這一年正是長城戰爭，四月間北平城已經很恐慌了，許多平常叫得很響亮的大學生都偷偷溜回家去，惹得教育部反倒通令禁止。我太太即於此時生產，她患着嚴重的產前水腫，連路都走不了，當別人紛紛雇了汽車向東車站運行李搬家眷時，我却將她送入醫院。幸而戰爭的事，隨即結束，北京的富人們，把心又收回陞子裏，重新在跳通宵舞了。我每天下課後先到醫院去，路君也是時常來的，在清華一年級的PH亦送一盆花，困頓日子中有朋友安慰，不覺就過去了。暑假我畢業，路君因爲Y女校不能再讀，周折許久，一年以後，才決定到日本去就學。我呢，爲衣食奔走，天南地北，直至於今。我在保定時，她還給我的小孩子織了帽子寄去，稱小孩爲貝貝，她去日本那年夏天，我到塞外某地去教讀，她和楊君都送我到西直門車站，記得是從安定門走的，路極泥濘，有很長的一段，我們只可下來慢慢步行，以免傾覆，貝貝已一生日，大家輪流抱着，抵車站時，竟睡在母親懷中，火車一聲吼，他才睜開小眼。聽妻說，她們又陪着回家，很熱忱的安慰這個初次有離情的人。接着路君也就東去，楊君則轉到南滿醫大去。在塞外三年，

時時有信，且似曾有像片寄給我，二十四年抑二十五年暑假，她還回國一次，在北京我的簡陋的家中聚談一次。事變以後，消息一直沉隔著，在懷念朋友時，我們也屢次念及，以為她早已回來，或許到內地去了。現在忽然看見在上海，心裏殊有說不出的奇怪。於是我立即寫給夙不識面的天下主編人蔣槐青先生一函，並轉去路君一函，前幾天，居然收到蔣君和她的覆信了：

「××老師：今由蔣槐青先生轉來您的信，拆讀之後，使我非常驚喜。想不到那篇不通的文章，將變成我們久別重逢的恩物，不是您說『貝貝已在小學六年級了，』我真也不敢更不願計算過去的歲月，這十年真像作了一場糊塗的空夢。記得我是在二十七年回國的，在香港澳門住有半年才回上海，而我的父母已在我歸國前遷往內地去了，從那時起，我就住在親戚家裏，直到如今，尚未離過上海的圈子；這幾年來除心境較前不同外，其他依然故我，對於學問方面，更愧不敢言！從前不了解的東西，如今更不了解，以往看不慣的種種，現在反而都看慣了。……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我能到南京去，或者你們能來上海，讓我們好好的談幾天；貝貝的小臉兒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不過我還記得她的名字叫『小難』……」

我們一家人都歡喜得沒有吃好晚飯，恨不得馬上能夠見到她，大家各自傾瀉自己的遭際與悲歡。叫做小難的十一歲孩子也莫名其妙問東問西，他名字早已改為「楠楠」了，對於小難二字更不了解，這名字本是「阿難」，一則紀念母難，二則那時時局正危險，三則也是佛經上有名的人物。後來許多人全說難字究竟不好，才改成這樣。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見面，現在也還不敢斷定。但是，想想這也是一

種緣法，爲什麼我們就遇到了，又爲什麼隔開了，而現在終又遇到。一生之中，如這樣的事有多少呢？悲歡離合，便是人生全部，也即是歷史的大部。私訂終身後花園，公子落難中狀元，這種俗僧的套子自然不是高級趣味，可是真正的人生，從這個公式變化出來的却極多。所以小說戲曲中叫作緣的也就格外夥了，——金玉緣，再生緣，鏡花緣，弓硯緣，得意緣，鐵弓緣……這些，不但是文人所喜歡採取的材料，且也是閱者欣賞者所喜好的對象。（可惜只注意男女關係，注意朋友關係的尚不多見。）我們願意爲人家的分離落淚，我們更高興爲別人的聚合歡舞。人類真的到無我的境地是很難，可是如果把各種緣法都當作故事來靜觀自得，却亦可以減少若干煩惱。對於通行的一付格言聯：「欲除煩惱須無我，各有因緣莫羨人。」我只贊成下一句，事實上只要下一句做得到，也就是無我之境了。歲月如此，別離殊爲家常便飯，老杜詩云：「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頗是有感之言。然又有句更好的詩，即「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是，我們恐只有多諷此句以自解了。

祝天涯的友人平安。

十二月八日繁霜之晨

▲祇有成衣匠做事最合情理，每次爲我製衣時總要重新爲我量身材，至於世人却都在牢守着從前的尺寸，而竟期望那種尺寸適合我的身材。——蕭伯納

▲在結婚之前須張大你的眼睛，其後却須眼開眼閉。——Pope

Richard